

集部

西漢文紀卷十六

明 梅鼎祚 編

薛宣字贛君東海郯人成帝初為中丞歷御史大夫代張禹為丞相封高陽侯坐兄弟不和免為庶人

與高陵令楊湛書

宣歷臨淮陳留太守入為左馮翊高陵令楊湛櫟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及宣視事陰求其罪贓具得所受取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意乃手自牒書條其奸贓封與湛湛即時解印綬為記謝宣終無怨言而游自以大儒有名輕宣宣獨移書顯責之游亦解印

綬去

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為疑於主守盜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即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為君分明之

移櫟陽令謝游書

告櫟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以上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為非法賣買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

證驗以明白欲遣吏考案恐負舉者恥辱儒士故使掾平鐫令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令詳思之方調守

平掾之名鐫謂琢鑿也

移勞平陵粟邑二令書

宣奏平陵令薛恭粟邑令尹賞換縣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宣因移書勞勉之

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薛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憮也屬縣各有賢君馮翊垂拱蒙成願勉所職卒功業

移池陽書

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府未及召聞立受囚家錢宣責縣案驗迺其妻受繫者錢萬六千獄掾實不知慙恐自殺宣聞之移書

縣所舉廉吏獄掾王立家私受賕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廉士甚可閔惜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府掾史素與立相知者皆予送葬漢書

下賊曹掾張扶教宣為左馮翊日至休吏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

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来久曹雖有

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鄉里壹笑相樂斯亦可矣

上成帝論吏治疏（成帝初即位宣為中丞執法殿中外揔部刺史上疏言吏多苛政上嘉納之）

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仄之勞而亡佚豫之樂允執聖道刑罰惟中然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舉

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譴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郡縣相迫促亦内相刻流至衆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懽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鬲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乾餱以愆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明申敕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治道唯明主察焉

劾張放奏

放為安世曾孫嗣爵富平侯為成帝所寵愛常從為微行時數有災異議者歸咎放等於是丞相宣御史大夫方進奏論左遷為北地都尉數月復徵入侍中

放驕蹇縱恣奢淫不制前侍御史修等四人奉使至放家逐名捕賊時放見在奴從者閉門設兵弩射吏距使者不肯內知男子李游君欲獻女使樂府音監景武強求不得使奴康等之其家賊傷三人又以縣官事怨樂府游徼莽而使大奴駿等四十餘人羣黨盛兵弩白晝入樂府攻射官寺縛束長吏子弟斫破器物宮中皆犇

走伏匿莽自髠鉗衣赭衣及守令史調等皆徒跣叩頭謝放放乃止奴從者支屬並乘權勢為暴虐至求吏妻不得殺其夫或恚一人妄殺其親屬輒亡入放第不得幸得勿治放行輕薄連犯大惡有感動陰陽之咎為臣不忠首罪名雖顯前蒙恩驕逸悖理與背畔無異臣子之惡莫大於是不宜宿衛在位臣請免放歸國以銷衆邪之萌厭海内之心

備變奏漢名臣奏丞相薛宣奏太平御覽引載此亦似言張放等出入禁内也

漢興以来深考古義惟萬變之備於是制宮室出入之儀正輕重之罰故司馬殿省門闥至五六重周衛擊刁斗近臣侍側尚不得着帶鉤入房防未然也陛下聖德純備海内宴然凡國家之明制必前後備虎賁

玄鳥對　漢名臣奏丞相薛宣對

茂陵寢上食日玄鳥来集吐所含大豆紫黒色翺翔殿上此陛下永與天無極天下幸甚

消歊

劾丞相薛宣奏北地浩商母以商逋亡見辱於義渠長商兄弟自稱司隷掾長安縣尉殺長妻子六人丞相御史請遣掾史與司隷校尉部刺史并力逐捕司隷校尉涓勳劾丞相薛宣議者以為丞相掾不宜督趣司隷

春秋之義王人微者序乎諸侯之上尊王命也臣幸得奉使以督察公卿以下為職今丞相宣請遣掾史以宰士督察天子奉使命大夫甚誖逆順之理宣本不師受經術因事以立姦威衆浩商所犯一家之禍耳而宣欲專權作威乃害于乃國不可之大者願下中朝特進列

侯將軍以下正國法度

御史中丞衆等

劾薛況奏況爲右曹侍郎父宣爲丞相封高陽侯與其弟少府修不和給事中申咸毀宣不宜復列封侯在朝省宣子況數聞其語賕客楊明欲令創咸面目會司隸缺恐咸爲之遂令明遮斫宮門外事下有司御史大夫衆奏劾與廷尉直復議上用廷尉議況減死一等徙敦煌宣免爲庶人

況朝臣父故宰相再封列侯不相敕丞佐而骨肉相疑疑咸受修言以謗毀宣咸所言皆宣行迹衆人所共見

公家所宜聞況知戚給事中恐為司隸舉奏宣而公令明等迫切宮闕要遮創戮近臣於大道人衆中欲以鬲塞聰明杜絶論議之端桀黠無所畏忌萬衆讙譁流聞四方不與凡民忿怒爭鬭者同臣聞敬近臣為近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君畜産且猶敬之春秋之義意惡功遂不免於誅上浸之源不可長也況首為惡明手傷功意俱惡皆大不敬明當以重論及況皆棄市

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歷位丞相智能有餘以儒雅緣飾法律號為通明坐災異自殺

劾陳慶奏

方進遣丞相司直從上甘泉行馳道中慶為司隸校尉劾方進沒入車馬

既至甘泉宮會殿中慶與廷尉范延壽語時慶有章劾自道行事以贖論今尚書持我事來當與此決前我為尚書時嘗有所奏事忽忘之留月餘於是方進劾慶免官

案慶奉使刺舉大臣故為尚書知機事周密壹統明主躬親不解慶有罪未伏誅無恐懼心豫自設不坐之比又暴揚尚書事言遲疾無所在虧損聖德之聰明奉詔不謹皆不敬臣謹以劾

劾涓勳奏

故事司隸校尉位在司直下初除謁兩府方進為司直新視事而涓勳亦

初拜為司隷不肯謁丞相御史大夫後朝會相見禮節又倨勲私過光禄勲辛慶忌道逢帝舅成都侯王商下車立鎖過乃就車進舉奏其狀而大中大夫平當給事中復劾方進以苟阿求勝上以方進所舉應科不得逆詐廢正法遂貶勲為昌陵令

臣聞國家之興尊尊而敬長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内無不統焉丞相進見聖主御坐為起在輿為下羣臣宜皆承順聖化以視四方勲吏二千石幸得奉使不遵禮儀輕慢宰相賤易上卿而又詘節失度邪讇無常色厲内荏墮國體亂朝廷之

序不宜處位臣請下丞相免勲

平當劾翟方進奏

方進國之司直不自敕正以先羣下前親犯令行馳道中司隷慶平心舉劾方進不自責悔而内挾私恨伺記慶之從容語言以詆欺成罪後丞相宣以一不道賊請遣掾督趣司隷校尉勲自奏暴於朝廷令方進復舉奏勲議者以為方進不以道德輔正丞相苟阿助大臣欲必勝立威宜抑絶其原勲素行公直姦人所惡可少寛

假使遂其功名

劾陳咸逢信奏方進後起而陳咸逢信最先進方進為京兆尹則咸為少府信為衛尉官簿在方進之右及御史大夫缺三人皆名卿俱在選中方進得之會丞相宣有事與方進相連咸詰責方進冀得其處心恨之後王商為大司馬輔政素憎陳湯白免湯徙敦煌咸逢信與湯善時方進新為丞相奏免咸逢信奏可

咸與逢信邪枉貪汙營私多欲皆知陳湯姦佞傾覆利口不軌而親交賂遺以求薦舉後為少府數饋遺湯信咸幸得備九卿不思盡忠正身內自知行辟亡功效而

官媚邪臣欲以徼幸苟得亡恥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咸信之謂也過惡暴見不宜處位臣請免以示天下

劾陳咸舉方正奏咸以方進奏免後二歲餘詔舉方正直言之士紅陽侯王立舉咸對策拜光祿大夫給事中復奏并劾立選舉故不以實有詔免咸勿劾立

咸前為九卿坐為貪邪免自知罪惡暴陳依託紅陽侯立徼幸有司莫敢舉奏冒濁苟容不顧恥辱不當蒙方正舉備內朝臣

劾王立黨友奏

皇太后姊子侍中衛尉定陵侯淳于長有罪免官有司奏遣就國長以金錢與紅陽侯王立立上封事為長求留曰陛下既託文以皇太后故誠不可更有它計後長陰事發下獄方進劾立懷姦亂政請下獄上不忍致法遣就國方進復奏立黨友奏可咸徙故郡以憂死

立素行積為不善衆人所共知邪臣自結附託為黨庶幾立與政事欲獲其利今立斥逐就國所交結尤著者不宜備大臣為郡守按後將軍朱博鉅鹿大守孫閎故光祿大夫陳咸與立交通厚善相與為腹心有背公死

黨之信欲相攀援死而後已皆内有不仁之性而外有
儁材過絶於人勇猛果敢處事不疑所居皆尚殘賊酷
虐苛刻慘毒以立威而亡纖介愛利之風天下所共知
愚者猶惑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言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此三人
皆内懷姦猾國之所患而深相與結信于貴戚姦臣此
國家大憂大臣所宜沒身而爭也昔季孫行父有言曰
見有善于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不善者誅

之若鷹鸇之逐烏爵也翅翼雖傷不避也貴戚彊黨之衆誠難犯犯之衆敵並怨善惡相冒臣幸得備宰相不敢不盡死請免博閎咸歸故郡以銷姦雄之黨絶羣邪之望

立中山定陶王議 綏和中成帝無嗣至親有同產弟中山孝王及同產弟子定陶王在召丞相翟方進帝舅大司馬王根御史大夫孔光等入禁中議方進根議立定陶王光獨以為宜立中山王上以禮兄弟不相入廟立定陶王為太子光左遷廷尉

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為其後者為

之子也定陶王宜為嗣

孔光議

禮立嗣以親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也以尚書般庚殷之及王為比中山王宜為嗣

淳于長小妻罪議定陵侯淳于長大逆誅小妻迺始等六人以長事未發時棄去或更嫁及發丞相方進大司空何武議以當坐廷尉孔光議以不當坐有詔光議是

令犯法者各以法時律令論之明有所訖也長犯大逆時迺始等見為長妻已有當坐之罪與身犯法無異後

迺弃去於法無以觧請論

孔光議

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弃市欲懲後犯法者也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長未自知當坐大逆之法而弃去迺始等或更嫁義已絶而欲以為長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

請免騎都尉奏 漢名臣奏下同

武帝北部都尉主兵馬備寇虜為職而年七十拜起據

地不勝任請免

又奏

敕渤海都尉當典盜賊為職視事三歲盜賊浸多不能

統理官職請免

胡常字少子清河人以明春秋穀梁為博士部刺史

與翟方進書方進見前

方進舉明經遷議郎是時宿儒有清河胡常

方進為京兆尹搏擊豪强京師畏之常為青

州刺史聞之與方進書方進

心知所謂其後稍弛威嚴

竊聞政令甚明為京兆能則恐有所不宜漢書

陳咸字子康沛郡相人御史大夫萬年子以任為郎歷少府坐紅陽侯奏歸故郡憂死

移郡長吏書

咸起家為南陽太守操持掾史郡中長吏皆令閉門自斂不得踰法公移敕書豪强執服令行禁止然亦以此見廢

即各欲求索自快是一郡百太守也何得然哉

與陳湯書

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以誅郅支功封關内侯歷從事中郎

咸三公子少顯名于朝廷而滯于郡守時車騎將軍王音輔政信用陳湯咸數賂遺湯予

書後竟徵入為少府丞相翟方進奏咸前為郡所在殘酷主守盜受所監而媚邪臣陳湯以求薦舉苟得無恥不宜處位坐免

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並漢書

張匡

日蝕論王商對

商為丞相與大將軍王鳳積不平鳳欲琅邪太守楊彤商奏免皇太后嘗欲納商女後宮以病對及鳳怨商使人上書言商閨門事下司隷商惶怖更欲納女為援因新幸李婕妤白見其女會日蝕匡佞巧上書願對近臣陳其咎下朝者左將軍史丹問之匡對上於是丹等亦奏劾商鳳固爭下詔免商

竊見丞相商作威作福從外制中取必于上性殘賊不仁遣票輕吏微求人罪欲以立威天下患苦之前頻陽耿定上書言商與父傅通及女弟淫亂奴殺其私夫疑商教使章下有司商私怨懟商子俊欲上書告商俊妻左將軍丹女持其書以示丹丹惡其父子乖迕為女求去商不盡忠納善以輔至德知聖主崇孝遠別不親後庭之事皆受命皇太后太后前聞商有女欲以備後宮商言有固疾後有耿定事更詭道因李貴人家內女執

左道以亂政誣罔誖大臣節故應是而日蝕周書曰以左道事君者誅易曰日中見昧則折其右肱往者丞相周勃再建大功及孝文時纖介怨恨而日為之蝕於是退勃使就國卒無怵惕憂今商無尺寸之功而有三世之寵身位三公宗族為列侯吏二千石侍中諸曹給事禁門内連昏諸侯王權寵至盛審有内亂殺人怨懟之端宜窮究考問臣聞秦丞相呂不韋見王無子意欲有秦國即求好女以為妻陰知其有身而獻之王產始皇

帝及楚相春申君亦見王無子心利楚國即獻有身妻而產懷王自漢興幾遭呂霍之患今商有不仁之性迺因怨以内女其姦謀未可測度前孝景世七國反將軍周亞夫以為即得雒陽劇孟關東非漢之有今商宗族權埶合貲鉅萬計私奴以千數非特劇孟匹夫之徒也且失道之至親戚畔之閨門内亂父子相訐而欲使之宣明聖化調和海内豈不謬哉商視事五年官職陵夷而大惡著于百姓甚虧損盛德有鼎折足之凶臣愚以

為聖主富于春秋即位以来未有懲姦之威加以繼嗣未立大異竝見尤宜誅討不忠以遏未然行之一人則海内震動百姦之路塞矣

史丹劾王商奏

商位三公爵列侯親受詔策為天下師不遵法度以翼國家而回辟下媚以進其私執左道以亂政為臣不忠罔上不道甫刑之辟皆為上戮罪名明白臣請詔謁者召商詣若盧詔獄

成帝免王商詔 河平四年

蓋丞相以德輔翼國家典領百僚協和萬國為職任莫重焉今樂昌侯商為丞相出入五年未聞忠言嘉謀而有不忠執左道之辜陷于大辟前商女弟內行不修奴賊殺人疑商教使為商重臣故抑而不窮今或言商不以自悔而反怨懟朕甚傷之惟商與先帝有外親未忍致於理其赦商罪使者收丞相印綬

王章字仲卿泰山鉅平人歷遷司隸校尉為京兆尹忤王鳳下廷尉死

日蝕對

成帝即位數年無繼嗣體常不平定陶共王來朝上留王不遣歸國旦夕侍上大將軍王鳳心不便共王在京師會日蝕鳳因言日蝕陰盛之象為非常異定陶王雖親於禮當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非常故天見戒宜遣王之國許之章為京兆尹剛直敢言乃奏封事言日蝕之咎上名見章延問以事章對上納其言章復奏封事薦中山孝王舅馮野王上雅聞野王名方欲以代鳳章為鳳所陷死

天道聰明佑善而災惡以瑞異為符效今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正議善事當有祥瑞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為

大臣顓政者也今聞大將軍猥歸日蝕之咎於定陶王建遣之國苟欲使天子孤立於上顓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蝕陰侵陽臣顓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壹舉手鳳不內省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樂昌侯商本以先帝外屬內行篤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詘節隨鳳委曲卒用閨門之事為鳳所罷身以憂死衆庶愍之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

嘗適人於禮不宜配御至尊託以為宜子內之後宮茍以私其妻弟聞張美人未嘗任身就館也且羌胡尚殺首子以盪腸正世況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以知其餘及它所不見者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忠良以代之

薦馮野王封事 蕭育薦野王封事末數語與章大同

琅邪太守馮野王先帝時歷二卿忠信質直知謀有餘野王以王舅出以賢復入明聖主樂進賢也

尚書劾奏王章

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欲令在朝阿附諸侯又知張美人體御至尊而妄稱引羌胡殺子盪腸非所宜言

蕭育 字次君望之子以父任為太子庶子歷光祿大夫執金吾

薦馮野王封事 野王妹媛為元帝昭儀生子中山孝王歷位大鴻臚成帝立有司以野王王舅不宜備位九卿出為上郡太守朔方太守蕭育奏封事薦野王

野王行能高妙內足與圖身外足以慮化竊惜野王懷

國之寶而不得陪朝廷與朝者並野王前以王舅出以賢復入明國家樂進賢也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為郡文學補南昌尉謝歸讀書養性一朝棄妻子去傳以為仙後有人見福於會稽為吳市門卒云

論王氏書 福為南昌尉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條對急政輙報罷是時大將軍王鳳專埶擅朝京兆尹王章譏刺鳳為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數見羣下莫敢正言福上書不納

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為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

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不可為言也昔高祖納善如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吕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

之時天下幾平由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為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文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衒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為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

大臣埶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閒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籍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

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繆公行伯繇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採取者秩以升斗之禄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儁傑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故爵禄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

所以厲世磨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為漢敺除倒持泰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為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迺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驥于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名天王齊桓用其讎亡益于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純白黑𩖸合謂之駮

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令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馬夫戴鸛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閒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来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

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留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

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異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迺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于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埶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

請封孔子後書

成帝久無繼嗣福以為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為殷後復上書

詔封孔子世為殷紹嘉公

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守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歷千駟臣不貪也故願壹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當户牖之法坐盡平生之愚慮亡益于時有遺于世此臣寑所以不安食所以亡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

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佚民不舉絶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壅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于戸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為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為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

侯奪宗聖庶奪適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况聖人又殷人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户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亾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為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

王仁

諫立趙倢伃疏漢紀云成帝許后之廢也欲立趙倢伃為后太后甚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數往来傳言勸立之先是諫議大夫王仁上疏不聽

臣聞立后妃者王教之大端三綱之本理治道所由以興也社稷所以存亡也故夏之興也以塗山亡也以妹嬉殷之興也以有娀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文母亡也以褒姒夫三代安危後王所觀是以聖王必審舉措察操行以計勝色者昌以色勝計者亡無鹽宿瘤天下之醜女也齊二君以計勝色立為后皆以折衝安國令

許后以罪廢遂事已往如是欲立后妃宜得殊異於前上當奉宗廟下令萬民有所法則河魴河鯉齊姜宋子詩人所高萬乘之主當持久長非一切畢決目前者驪姬亂晉吳姬危趙夫媵妾非天下之母為戳矣可也昔姜后崇禮宣王中興樊姬正言楚莊成霸願留思察小臣惓惓之心

劉輔

諫立趙婕妤書

輔為襄貢令言事擢為諫大夫會成帝欲立趙倢伃為后先封

父臨為列侯倢伃本長安宮人屬陽阿主家教歌舞號曰飛燕帝微行見而悅之與女弟俱召入宮大幸為倢伃輔書奏上收輔繫掖庭秘獄左將軍辛慶忌等俱上書諫乃徙繫共工獄減死一等論為鬼薪終于家

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享魚鳥之瑞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乎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

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乃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媿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壹言臣竊傷心自念得以同姓拔擢尸禄不忠汚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唯陛下深察

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禄勲師丹大中大夫谷永

救劉輔書

輔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廷秘獄莫知其故辛慶忌等上書救之

臣聞明王垂寛容之聽崇諫諍之官廣開忠直之路不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僚在位竭忠盡謀不懼後患朝廷無謅諛之士元首無失道之愆竊見諫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為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故得拔至於此旬日之間收下秘獄臣等愚以為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来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

暴治理官與衆共之昔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還令天心未豫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寛廣問褒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諍之臣震驚羣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可戶曉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於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精鋭銷耎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也臣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

譙玄字君黄巴郡閬中人歷中散大夫為繡衣使者王莽居攝時竄歸公孫述連聘不詣建武中卒

諫成帝專寵趙氏書

玄少好學能說易春秋仕於州郡成帝永始三年有日食之災乃詔舉敦樸遜讓有行義者各一人州舉玄詣公車對策高第拜議郎帝始作期門數為微行立趙飛燕為皇后專寵懷忌皇太子多橫夭折玄上書諫

臣聞王者承天繼天統極保業延祚莫急脩嗣故易有幹蠱之義詩詠衆多之福今陛下聖嗣未立天下屬望而不惟社稷之計專念微臣之事愛幸用於所惑曲意

留於非正竊聞後宮生子産而不育臣聞之怛然痛心傷剥竊懷憂國不忘須臾夫警衛不修則患生非常忽有醉酒狂夫分爭道路既無尊嚴之儀豈識上下之别此為胡狄起于轂下而賊亂發于左右也願陛下念天下之至重愛金玉之身均九女之施存無窮之福幸甚幸甚

孔衍

上成帝辯明家語書　初孔安國撰次孔子家語為四十四篇值巫蠱事不

行後成帝詔劉向校定衆書都記録名古今文書論語別録安國孫衍為博士上書辨之

未即論定

而帝崩

臣聞明王不掩人之功大聖不遺人之善所以能明聖也陛下發明詔諮羣儒集其天下書籍無言不悉命通才大夫校定其義使遐載之文以大著於今日立言之士垂于不朽此則蹈明王之軌遵大聖之風者也雖唐虞之煥然周王之彧彧未若斯之極也故述作之士莫不樂測大倫焉臣祖故臨淮太守安國逮仕於孝武皇

帝之世以經學為名以儒雅為官讃明道義見稱前朝時魯恭王壞孔子之故宅得古今科斗尚書孝經論語世人莫有能言者安國為改今文讀而訓傳其義又撰次孔子家語既畢會值巫蠱事起遂閣廢不行於時然其典雅正實與世相傳者不可同日而論也光禄大夫向以為時所未施之故尚書則不紀於别録論語則不使名家也臣竊惜之且百家章句無不畢紀况孔子家古文正實而疑之哉又戴聖皆近世小儒以禮記不足

而乃取孔子家語襍亂者及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以裨益之總名之曰禮記今向見其已在禮記者則便除家語之本篇是謂滅其源而存其末也不亦難乎臣之愚以為宜如此為例皆記録别見故敢昌昧以聞

郭舜

罷康居議成帝時康居遣子入侍貢獻然自以絶遠獨驕嫚不肯與諸國相望都護郭舜上言宜絶勿復使漢以其新通終羈縻而未絶

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

以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内相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伺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令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為中國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故為無所省以夸旁國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為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

下之意宜歸其侍子絶勿復使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槖駝食皆苦乏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絶遠之國非至計也

馮逡字子產野王子歷隴西太守

浚屯氏河奏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絶成帝初逡為清河都尉奏言宜復浚屯氏下丞相御史白博士許商行視以為方用度不足可且勿浚後三歲河果決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溢兖豫

郡承河下流與兖州東郡分水為界城郭所居尤卑下土壤輕脆易傷頃所以闊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靈鳴犢口在清河東界所在處下雖令通利猶不能為魏郡清河減損水害禹非不愛民力以地形有埶故穿九河今既滅難明屯氏河不流行七十餘年新絶未久其處易浚又其口所居高於以分流殺水力道

里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又地節時郭昌穿直渠後三歲河水更從故第二曲間北可六里復南合今其曲埶復邪直貝邱百姓寒心宜復穿渠東行不豫修治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

孫禁

開篤馬河議 成帝鴻嘉四年渤海清河信都河水湓溢灌三十一縣河隄都尉許

商與丞相孫禁共行視圖方略禁議開故篤馬河商駁以為不可許公卿皆從商言議者

又以且宜止勿塞

令河溢之害數倍於前決平原時今河決平原金隄閒開通大河令入故篤馬河至海五百餘里水道浚利又乾三郡水地得美田且二十餘萬頃足以償所開傷民田廬處又省吏卒治隄救水歲三萬人以上

許商

駁孫禁開篤馬河議

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

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孫禁所欲開者在九河南篤馬河失水之迹處勢平夷旱則淤絶水則為敗不可許

梁太傅輔 輔史失姓

劾梁王立疏 立為梁孝王後嗣位多犯法鴻嘉中太傅輔奏事下丞相御史請許奏可

立一日至十一犯法臣下愁苦莫敢親近不可諫止願令王非耕祠法駕毋得出宮盡出馬置外廐收兵仗藏

私府毋得以金錢財物假賜人 並漢書

西漢文紀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漢文紀卷十七 十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謄録監生臣張若湘

謄録監生臣戴祖覃

西漢文紀卷十七

明　梅鼎祚　編

劉向

字子政本名更生楚元王交之後為中壘校尉

劉更生使人上變事書

元帝初即位太傅蕭望之少傅周堪並領尚書事薦更生忠直明經有行擢為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四人同心輔政時苦外戚許史放縱官官弘恭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議欲白罷退之未白而語泄為所譖毀堪更生下獄及望之免官春地震上感悟賜望之爵關內侯秋徵堪向欲以為諫大夫恭顯白皆為中郎冬地復震恭顯許史子弟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懼焉乃使其外戚上變事書

奏恭顯疑更生所為白請考姦辭服遂逮繫下太傅韋玄成等劾免為庶人而望之坐使子上書訟冤令詣獄置對自殺天子甚悼恨之擢堪為光祿勳堪弟子猛為光禄大夫見信任更生見二人在位幾已得復進然懼其傾危乃上封事條災異以諫恭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

竊聞故前將軍蕭望之等皆忠正無私欲致大治忤於貴戚尚書令道路人聞望之等復進以為且復見毀讒必曰嘗有過之臣不宜復用是大不然臣聞春秋地震為在位執政太盛也不為三獨夫動亦已明矣且往者

高皇帝時季布有罪至於夷滅後赦以為將軍高后孝文之間卒為名臣孝武帝時兒寛有重罪繫按道侯韓説諫曰前吾邱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殺寛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貰寛復用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寛者也又董仲舒坐私為災異書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誅復為大中大夫膠西相以老病免歸漢有所欲興常有詔問仲舒為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孝宣皇帝時夏侯勝坐誹謗繫獄三年

免為庶人宣帝復用勝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若乃羣臣多此比類難一二記有過之臣無負國家有益天下此四臣者足以觀矣前弘恭奏望之等獄決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後復視事天陰雨雪由是言之地動殆為恭等臣愚以為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

太傅韋玄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考劾劉更生

更生前為九卿坐與望之堪謀排車騎將軍高許史氏侍中者毀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為臣不忠幸不伏誅復蒙恩徵用不悔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誣罔不道

條災異封事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為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甽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況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

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抒愚意退就農畆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内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襍遝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没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于内萬國驩于外故盡得

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来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来也諸侯和于下天應報于上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麰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歙歙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

憯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嗸嗸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于上地變動于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為非甚衆大也

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于魯而春秋為諱不言来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林崩阤二彗星三見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鷁退飛多麋有蜮蜚鸜鵒来巢者皆一見晝冥晦

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靁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蝝螽螟螽午並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名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

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令賢不肖渾殽白黑不分邪正襍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剌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毁譽渾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為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埶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輳于前毁譽將必

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

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為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麃麃見晛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

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李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汚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于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令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令二府奏佞諂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

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顔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臯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于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彚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内

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歙歙訿訿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聖明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

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竝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附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效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

劉向諫起昌陵疏更生坐廢十餘年成帝即位顯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故九卿名拜為中郎領護三輔都水久之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初陵制度泰奢向上疏諫上感其言而不能從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

也故聖賢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于秦

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為效
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
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意悽愴悲懐顧謂羣臣曰嗟乎
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
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
雖無石椁又何慼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
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
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臧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

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黄帝始黄帝葬于橋山堯葬濟陰邱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于畢秦穆公葬于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于武庫皆無邱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于防稱古墓而不墳曰邱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為四

足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于嬴博之間穿不及泉歛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復歸于土命也䰟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之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為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智

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情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邱壠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于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迴五里有餘石椁為游館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黄金為鳬鴈珍寳之藏機械之變棺椁之麗宫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宫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

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槨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罹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邱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

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莊公刻飾宗廟多築臺
囿後嗣再絶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秦魯如此而絶
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
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為高積土為
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工費大萬
百餘死者恨于下生者愁于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
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惛焉以死者為有知發
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

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茍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
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
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爲奢
侈比方邱隴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
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黄帝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
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
秦昭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橅宜

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

極諫外家封事 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災變浸甚向謂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身為宗室遺老歷事三主遂上封事極諫書奏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以向為中壘校尉上數欲用為九卿以王氏故終不遷居列大夫三十餘年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寗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

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弑其君剽季氏八佾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隂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埶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

甚危殆賴寤范睢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産呂禄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虚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内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

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
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黨執樞機朋黨比周稱
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
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毁而不進遠絶
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
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吕霍而弗肯稱内有管蔡之萌外
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歴上古至秦漢外戚
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吕霍

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
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于泰山仆柳起于上林而孝宣
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
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
埶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
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
移于外戚降為皁隷縱不為身柰宗廟何婦人內夫家
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

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于今六卿必起於漢為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唯

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論星孛山崩疏向廉靖樂道積思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元延中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雍江向惡此異復上疏上輒入之然終不能用也

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為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謹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

襄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壹食漢興訖竟寧孝景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孔子對魯哀公竝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歷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

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孽火燒宮野禽戲廷都門內崩長人見臨洮石隕于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于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於衝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卧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為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隂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於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

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雊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應若影響世所同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懇懇數奸死亡之誅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炎及紫宮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說義書曰伻来

以圖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閒指圖陳狀

說成帝興禮樂

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禮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臯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于殺人不敢於

養人也為其俎豆筦弦之間小不備因是絕而不為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大不備或莫甚焉夫教化之比于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且教化所恃以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自京師有誖逆不順之子孫至于陷大辟受刑戮者不絕繇不習五常之道也夫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敝民漸漬惡俗貪饕險詖不閑義理不示以大化而獨敺以刑罰終已不改故曰導之以禮樂

而民和睦初叔孫通將制定禮儀見非于齊魯之士然卒為漢儒宗業垂後嗣斯成法也並漢書

諫成帝北堂書鈔

聖人即天地以燿物常無私於上均恩澤於下協和萬邦黎民無怨用能隆興胤嗣與天無窮也

日食對河平元年四月己亥晦日有食之不盡如鉤在東井六度向對

四月交於五月月同孝惠日同孝昭東井京師地且既其占恐害繼嗣

誡子歆書

告歆思之無忽若未有異德蒙恩甚厚將何以報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有憂則恐懼敬事敬事則必有善功而福至也又云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弔隨而來齊頃公之始藉霸者之餘威輕侮諸侯虧蹇跛之容故被鞍之禍遁服而亡所謂賀者在門弔者在閭也兵敗師破人皆弔之恐懼自新百姓愛之諸侯皆歸其所奪邑所謂弔者在門賀

者在閤也藝文類聚

又

歆通詩書能屬文成帝召見署為黄門郎

今若年少得黄門侍郎顯處也新拜皆謝貴人叩頭謹戰戰慄慄乃可必免劉向集

杖銘一作崔瑗御覽摘作馮植恐誤

歷危乘險匪杖不行年耆力竭匪杖不彊有杖不任顛跌誰怨有士不用害何足言都蔗雖甘殆不可杖佞人

恱已亦不可相杖必取便不必用味士必任賢何必取貴

薫爐銘

嘉此正器嶄巖若山上貫太華承以銅盤中有蘭綺朱火青煙（並藝文）

高祖頌

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為豐公（漢書）

上戰國策敘

護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糅莒又有國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别者略以時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脱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如此字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臣向以為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筞謀宜為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

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敘曰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弦歌移風之化敘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弟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措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尚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霸之起尊事周室五霸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

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于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説以相感聘覿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恥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

立非勢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爭戰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强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為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為强是以轉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絶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盡為戰國貪饕無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

强勝者為右兵革不休詐偽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設有謀之强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于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從横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為從張儀為横横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時六國為一以償背秦秦人恐懼不敢窺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

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横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横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國據崤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天下杖于詐謀之獘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罰以為治信小術以為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恵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淺薄綱紀敗

壞民不見義而懸于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僞之獘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茍以詐僞偷活取容自上為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為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為資據時而為闕故其謀扶急持傾為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

為安運亡為存亦可喜皆可觀護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所校戰國策書録

上關尹子陳氏曰漢志有關尹子九篇而隋唐志皆不著録意其書亡久矣殆依託也序亦不類向文

右新書著定關尹子九篇護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劉向言所校中祕書關尹子九篇臣向校讎太常存七篇臣向本九篇臣向輒除錯不可考增闕斷續者九篇成皆殺青可繕寫關尹子名喜號關尹子或曰關令子

隱德行人易之嘗請老子著道德經上下篇列禦寇莊周皆稱道家書篇皆寓名有章章首皆有關尹子曰四字篇篇叙異章章義異其旨同辭與老列莊異其歸同渾質崖戾汪洋大肆然有式則使人泠泠輕輕不使人狂蓋公授曹相國參曹相國薨書葬至孝武皇帝時有方士來以七篇上上以仙處之淮南王安好道聚書有此不出臣向父德因治淮南王事得之臣向幼好焉寂士清人能重愛黄老清靜不可闕臣向昧死上永始二

年八月庚子護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謹進上

上晏子

護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晏子十一篇臣向謹與長社尉叅校讎太史書五篇臣向所書一篇叅書十三篇凡中外書三十篇為八百三十八章除復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書無有三十六章中書無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中書以夭為芳又為備先為牛章為長如此類

者多謹頗略梢皆已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晏子名嬰謚平仲萊人萊者今東萊地也晏子博聞强記通於古今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盡忠極諫道齊國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親不用則退耕于野用則必不詘義不可脅以邪白刃雖交胸終不受崔杼之刼諫齊君懸而至順而刻及使諸侯莫能詘其辭其博通如此蓋次管仲内能親親外能厚賢居相國之位受萬鍾之禄故親戚待其禄而衣食五百餘家處士待而舉火者

亦甚衆晏子衣苴布之衣麋鹿之裘駕敝車疲馬盡以祿給親戚朋友齊人以此重之晏子蓋短小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又有復重文辭頗異不敢遺失復列以為一篇又有頗不合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為者故亦不敢失復以為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覽謹第錄臣向昧死上

上子華子 漢藝文志及隋唐宋志悉無子華子吳兢李淑二家書目亦不載朱子曰

其理多取佛老醫卜其字多用左傳班史決非先秦古書

護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子華子書凡二十有四篇以相校復重十有四篇定著十篇皆以殺青書可繕寫子華子程氏名本字子華晉人也晉自頃公失政政在六卿趙簡子始得志招徠賢儁之士為其家臣子華子生于是時博學能通墳典邱索及故府傳記之書性闓𠃵善持論不肯茍容於諸侯聚徒著書自號程子名稱藉甚聞於諸侯孔子遇諸郯歎曰天下

之賢士也簡子欲仕諸朝而不能致乃遣使者奉纁幣聘以為爵執圭是時簡子殺竇犨及舜華孔子為作臨河之操子華子亦逡巡不肯起簡子大怒將脅之以兵子華子去而之齊齊景公不能用也子華子館於晏氏更題其書曰子華子簡子卒襄子立子華子反於晉時已老矣遂不復仕以卒今其書編離簡斷以是門人弟子共相綴隨記其所聞而無次敘非子故所著之書也大抵子華子以道德為指歸而綱紀以仁義存誠養操

不苟於售唯孔子然後知其賢齊大夫晏平仲與之為久要之交當時諸侯以勢相軋爭結怨連禍日以權譎為事子華子之言如持水納石不相鐫答卒以不遇可為酸鼻謹目錄臣向昧死上

上列子

右新書定著八章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叅校讎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叅書二篇內外書凡

二十篇以校除復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為進以賢為形如此者衆在新書有棧校讎從中書已定皆以殺青書可繕寫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葢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黄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于力命篇一推分命楊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

可觀者孝景皇帝時貴黄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為列傳謹第錄臣向昧死上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列子書錄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

上於陵子　鄧文原云此前史藝文及崇文總目所無惟石廷尉熈明家藏有之○按其書詞義蹇淺必出偽撰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臣所校中書於陵子

十五篇以校除雜亂三篇著定十二篇殺青書可繕寫

臣按於陵子齊之廉士名子終世稱陳仲子是也仲子齊之世家兄戴為齊王卿士蓋祿萬鍾仲子以為不義而弗與共也齊王將使為大夫不受遂去齊居楚之於陵身織屨妻辟纑以為衣食楚王聞其賢欲相之不許遂與其妻逃去為人灌園著書十二篇卒于楚臣觀周室衰微諸侯競為富强貪攘相率草尚之風以故冉有為季氏宰富於周公至於戰國士適媵智竊貲自雄沈

厥原始而羸風遂渺是以顔觸魯連之徒亂流而出黽勉行事輒以長傑當時况仲子遁上遁民舍車而徒礪志潔身亡有疑貳者哉即其違遠中庸取譏通人至讀其先人夢癸諸篇可謂亡歉幽昧足有嚴慕者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仲子有焉晚近王公不閑軌度貪侈轉相法則用澆元元傾世遐顧寧有其人為之綱紀故臣願陛下少加覽觀風諭臣工庶幾有益道教臣向謹第録昧死上

列女傳小序

母儀傳

惟若母儀賢聖有智行為儀表言則中義胎養子孫以漸教化既成以德致其功業姑母察此不可不法

賢明傳

惟若賢明廉正以方動作有節言成文章咸曉事理知世紀綱循法興居終身無殃妃后賢焉名號必揚

仁智傳

惟若仁智豫識難易原度天道禍福所移歸義從安危險必避專專小心永懼匪懈夫人省兹榮名必利

貞順傳

惟若貞順修道正進避嫌遠别為必可信終不更二天下之俊勤正潔行精專謹慎諸姬觀之以為法訓

節義傳

惟若節義必死無避好善慕節終不背義誠信勇敢何有險詖義之所在赴之不疑姜姒法斯以為世基

辯通傳

惟若辯通文辭可從連類引譬以投禍凶推摧一切後不復重終能一心開意甚公妻妾則焉為世所誦

孽嬖傳

惟若孽嬖亦甚嫚易淫妒熒惑背節棄義指是為非終被禍敗

孫卿子後序後漢書注

卿名況趙人也楚相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或謂春申君

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孫卿賢者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之孫卿去之趙後客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强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卿天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春申君使人聘孫卿乃還復為蘭陵令

西漢文紀卷十七